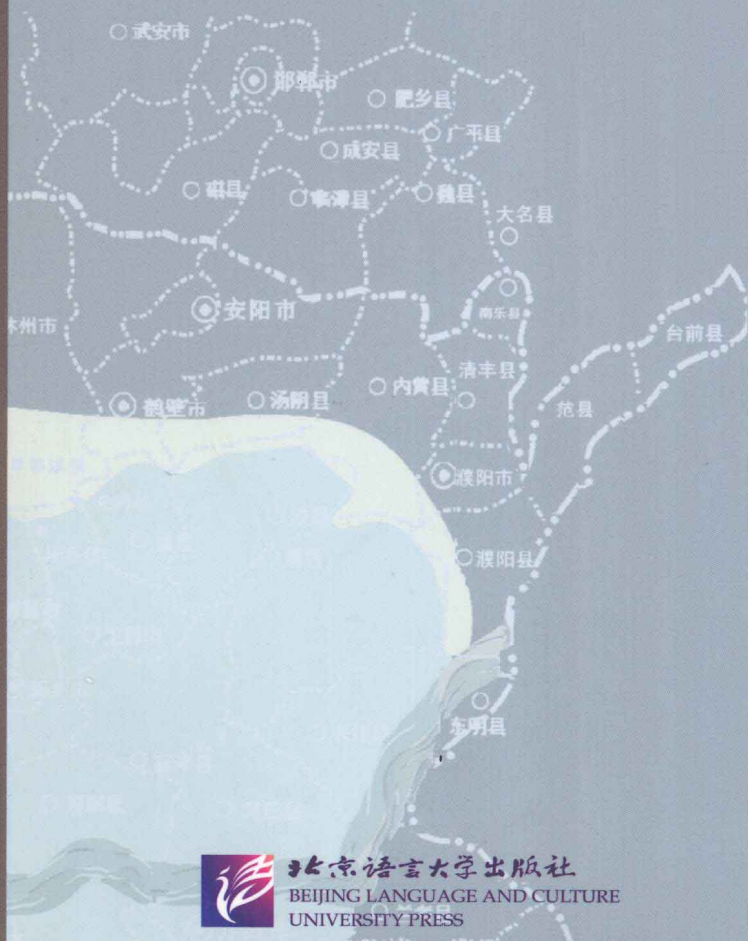


音节与意义暨音系与 词汇化、语法化、主观化的关联： 豫北方言变音的理论研究

陈卫恒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每一个语言学家都知道语音变化时常引起形态上的重新布置，但是他往往会假定
很少或完全不影响到语音历史的趋向。我以为，如今的趋势，如今的趋势，如今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音节与意义●音系与
词汇化、语法化、主观化的关联：
豫北方言变音的理论研究

陈卫恒 /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节与意义暨音系与词汇化、语法化、主观化的关联：豫北方言变音的理论研究/陈卫恒著.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ISBN 978-7-5619-3052-6

I. ①音… II. ①陈… III. ①北方方言-方言研究-河南省 IV. ①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119323号

书 名：音节与意义暨音系与词汇化、语法化、主观化的关联：
豫北方言变音的理论研究

责任印制：姜正周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100083

网 址：www.blcup.com

电 话：发行部 82303650 / 3591 / 3651

编辑部 82303647/3592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 / 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3.25 插页 2

字 数：398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19-3052-6 / H · 11092

定 价：58.00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2303590

前 言

萨丕尔(1921)提出了一个“音义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历史之间可能有基本关系”的假说。这个假说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证明,虽然已有不少进展。人们对于词汇、语法这样的意义层面如何影响语音层面,词汇、语法的格局和演变如何影响语音的格局和演变,依然认识不足。

今天,我们有望通过对词汇化(Lexicalization)、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音系表现的研究,来进一步论证有关假说。一方面,词汇化、语法化是共时的,表现为构词或构形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自然有音系的表现。与构词、构形有关的语音交替或变化现象,即语音构词、构形现象,在各语言都有存在。另一方面,词汇化、语法化也是历时的,表现为语法或词汇单位演进的历史。假若“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Givón 1971),那么,按照句—词组—词素—音素的语言单位层级序列,当昨天的“词组”降级为今天的“词”、“词”降级为“词素”的时候,“词素”也就降级为了“音素”^①。这里的音素,不是体现为音素形式的词素(如形态音素),而是本身不表达意义只能区别意义的纯语音成分。可见,词汇化、语法化有关的“降级”运动,会对我们今天的音系造成影响;表达意义的单位的演变同区别意义的单位的演变存在密切关联,词汇化、语法化的进程伴随着“音系化”(Phonologization)的进程。这些与词汇化、语法化有关的语音现象,显然,

① Hopper 和 Traugott (1993)、Hopper (1994)称之为 Phonogenesis 现象,相当于我们后文所说的“纯音位化”(Pure Phonemicization)或“纯音系化”(Pure Phonologization),以区别“词素音位化”(Morpho-phonemicization)或词素音系化(Morpho-phonologization)。

都非纯语音的现象。有关的语音变化，也非纯语音的过程。我们把这兼顾音义的跨层次语音现象与过程统称为“变音”，以区别于纯语音性质的“音变”。

本书拟专论“变音”。各语言都有变音。我们希望基于汉语变音材料的考察来说明“音义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历史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语言类型的角度出发，作为单音节语言类型代表的汉语，较之于多音节语言类型的印欧语，可为音义关系的考察提供更为特殊的参照。这是因为：印欧系语言是多音节语，音节仅是一级纯语音的单位、与意义无强制性关联，音节的意义关联对音变的作用无从讨论；而汉语是单音节语，音节是一级非纯语音单位、与意义有强制性关联，音节的意义关联影响音变的证据则十分丰富。特别是，体现汉语音节音义关联的“变音”材料，不仅有助于说明音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有助于说明音义各自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

全书以音节的音义关联以及由此出发的音系的音义关联为视角，通过汉语特别是豫北方言变音材料的分类型、分层次、分阶段、分方向的研究，旨在考察汉语跨层次音变的特色，探讨音义关联的机制，特别是音系与词汇、语法、语用不同层面结构关联的机制，构建变音理论。“分类型”，指将变音分为“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两大类别；“分层次”，指将“变音”分别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不同层面进行考察；“分阶段”，指将变音发展史分为从本到变、从变到本两阶段；“分方向”，指兼顾变音与各层面作用、反作用的互动关系。行文安排如下：

“绪论”，首先结合萨丕尔假说回顾了音变研究的历史，指出：“变音”和“音变”的不同，是非纯语音过程和纯语音过程的不同；变音研究和音变研究的不同，是音义跨层面现象研究和音系单层面现象研究的不同；语音研究的历史，体现了人们对“变音”现象、变音与音变关系的关注的不断增强。接着，在比较印欧语和汉语结构类型差异的基础上，导出了汉语变音现象和变音研究这一中心。

第一章对变音现象在汉语和豫北方言的状况作了总体介绍。在对各种变音按照音节的“转”、“分”、“连”、“合”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对其成因进行了总体把握，认为它们都是“一音（节）一义”的编码原

则在一定条件下调整和变异的结果，并强调了轻声在变音总体形成中的枢纽作用。这“条件”不仅是音系的（包括音段以及音节、音步、响度、轻重音等超音段单位和特征），更是词汇、语法、语用的。各类变音现象俱全、地理上成区域性连续分布且有贺巍等前辈学者扎实的单点调查参照的豫北方言，自然是变音理论研究理想的实验室、试验田。下文即以豫北方言材料为基础对变音展开分层考察，包括音系、词汇、语法、语用等不同层面。“分阶段”、“分方向”，作为考察线索，体现于各层研究中。

第二章讨论变音与基本音系的关系。非纯语音性质的变音，不同于本音，也不同于音变，但它通过其非纯语音性的“变”，却会影响音系的结构和演变。特别是，基于汉语音节音义的强势关联，变音可使不同音类的本音对应于同一变音，形成整齐的变音系统；可形成成批的非纯音类、构成音系的异质成分和音变的例外；可通过与本音竞争，干扰本音形式、加重音系的混乱程度、影响音变过程，也可推动音系由乱而治、为音变提供结构框架。

第三章讨论变音和词汇化的关系。词汇化包括双/单音化两种趋向。“一分为二”的变音，适应了汉语从字到字组的双音化发展趋势，体现了边际与核心编码方式的关联；“合二为一”的变音体现了“单音化”或“字化”，是双音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字组的语音形式受概念性的词汇意义制约发生整合的结果，体现了双音化与单音化的关联。汉语的变音现象与印欧语构词音变现象的不同在于，它更为清楚地显示出了词汇化进程和音变的关系，显示出独立的词组到词以及独立的词到词缀的形成过程。音节的音义关联，使得汉语排斥非音节性的音素词缀的特点得以形成。

第四章讨论变音和语法化的关系。语法化包括功能化和结构化两方面。从功能看，变音往往与语义范畴的表达相联系，而一定的变音项目何以与一定的语义范畴相联系，则与实字虚化的大背景有关。从结构看，变音的生发过程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结构环境中进行的，结构因素（如重叠或重复）影响了变音的形成和发展，变音也促进了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汉语的变音现象与印欧语的构形音变的不同在于，它更为清楚地显示出了语法成分的词汇来源，而印欧语的语法成分

的词汇来源则很难论证，特别是对应于音素形式的语法成分。汉语由于音节的音义关联，基本上排斥用音素直接作为表达意义的单位。

第五章讨论语用者的主观性因素对于变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语言社团的情感、认知等因素推动了范畴化、结构化的进程，也推动了变音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章结语，指出了变音研究对于历史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研究的意义。作为与词汇或语法条件有关的语音变化，“变音”并不为汉语所独有，各语言都有“变音”现象。各语言的变音现象，有普遍共性，更有类型差异。本章特别从语言共性和特性关系的角度，讨论了“音节音义关联”以及“本变互动”、“虚实互动”的跨层音变模式的理论价值。

目 录

前 言	1
绪论 变音、音变与萨丕尔难题	1
0.1 “变音”的概念	1
0.2 音变研究与纯语音音变过程的工作假设	7
0.3 变音研究与非纯语音音变过程的工作假设	12
0.4 变音与音变的关系：“萨丕尔难题”	25
0.5 单音节语汉语的音节、音变、变音与萨丕尔难题的回答	28
第一章 汉语的变音现象与豫北方言	51
1.1 变音的类型	51
1.2 各类变音成因的总体把握	91
1.3 作为理想考察对象的豫北方言	100
第二章 变音与音系化	108
2.1 从本到变的音系化：变音通过“整合”实现 对本音音系的改造	111
2.2 从变到本的音系化：变音对于本音音系演变的影响	125
2.3 小结	151

第三章 变音与词汇化	155
3.1 “一分为二”的变音与“双音化”作为汉语概念化的手段	156
3.2 “合二为一”的变音与“单音化”作为汉语概念化的手段	170
3.3 双音化、单音化暨“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关联	177
3.4 小结	184
第四章 变音与语法化	186
4.1 变音的语法—语义功能与语法—语音形式	187
4.2 变音的语法功能、语音形式跟其所在句法结构的关联	231
4.3 小结	237
第五章 变音与主观化	239
5.1 范畴化中的主观化	240
5.2 结构化中的主观化	252
5.3 变音的消亡与主观性的存续：零形式化中的主观化	257
5.4 小结	259
第六章 音义关联的选择暨变音的语言特性与共性	260
——本变音互动、虚实音互动作为更具普遍意义的跨层音变模式	
6.1 音义关联的选择暨变音的语言特性与共性	260
6.2 更具普遍意义的跨层音变模式：本变音互动与虚实音 互动	273
6.3 小结	290
参考文献	292
附 录	315
附表1 林州方言后附字“-的”、“-得”、“-着”的读音分界	315
附表2 林州方言后附字“-嘞”和“-了”的读音分界	320
附表3 林州方言后附字“-上”的读音分界	322
附表4 豫北方言Z变韵比较用表	323

附表 5 豫北方言动词 D 变韵比较用表(27 种句式环境)	336
附表 6 方言调查发音合作人名单	338
附文 1 林州方言的单字音系	340
附文 2 Z 变音的空间分布	344
附文 3 D 变音的空间分布	353
后 记	361

绪论

变音、音变与萨丕尔难题

0.1 “变音”的概念

本书关心的语言现象是汉语的“变音”。

0.1.1 “变音”与“音变”

什么是“变音”呢？作为一种变化的过程，在本书中它专指与词汇或语法条件有关的语音变化过程，以区别于与词汇、语法条件无关的纯语音的“音变”。正如“音变”有“共时音变”和“历时音变”之分一样，“变音”也有“共时变音”和“历时变音”之分。

一方面，变音是共时的，体现为共时的交替或变化规则，与词汇、语法的构造过程相伴随，区别于纯语音的“共时音变”。汉语的儿化和嵌L词，印欧语言中常见的屈折音变现象，都属共时“变音”现象，都与词素等有意义的语音单位有关；不同于英语词首辅音的送气（如 $p \rightarrow p^h/\#_$ ）^① 与s-后清塞音的不送气现象（如 $p^h \rightarrow p/\#s_$ ）、汉语普通

① 表示 p 在词首要读送气音，#表示词或字（词素）界。

话 $a \rightarrow \varepsilon / \#(C) i_n \#$ 这样的词素以下的纯语音单位^①的共时音变现象。共时变音与共时音变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表达意义的语音单位（如同时兼为词组、词、词素的音步、音节、音素或同时表达一定意义内容的语音特征）为演变单位或条件，而后者以本身不表达意义、只能区别意义的纯语音单位为演变单位或条件（如无意义的音步、音节、音素、语音特征）。共时变音变化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有意义的音形^②，是非纯语音的单位，如儿化音和单字音的关系；而共时音变的起点和终点则都是纯语音的单位，如 $a \rightarrow \varepsilon / \#(C) i_n \#$ 中 a 和 ε 的关系。

另一方面，变音也是历时的，体现为历时的演进过程，与词汇化、语法化的进程相伴随，区别于纯语音的“历时音变”。汉语两字组凝结为词、与实字虚化有关的音变现象，印欧语的“粘合”现象（索绪尔 1916/1980：248）、与独立的词变为词缀有关的弱化音变^③，都是典型“历时变音”；不同于格里姆定律、汉语普通话 ts 、 ts^h 、 $s \rightarrow t\zeta$ 、 $t\zeta^h$ 、 $\zeta / \#_i$ 、 y -的历时音变现象。与共时变音、共时音变的区别一样，历时变音与历时音变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是否以有意义的语音单位为演变单位

① “纯”与“非纯”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绝对的脱离意义参照的语音单位，是不存在的。“区别意义”的语音单位，在根本上还是为“表达意义”所服务，尽管它不能直接表达意义而只能作为表达意义的最小单位的下位单位。

② 在这点上，我们与王洪君先生（1999a：49）的认识有所不同。她认为，作为基础音的单字音是本身没有意义、只能区别意义的纯语音单位，而派生音则是有意义的单位。我们认为，二者都是有意义的语音单位。例如，就儿化而言，儿化音和词根字都是有意义的单位。正因为是有意义的单位，才谈得上意义的变化，以及与意义变化有关的语音的变化。表面上看，儿化音是将“-儿”词素加到本身没有意义、只能区别意义的音类（基本韵）上生成的。但是，这样生成出来“不含声母的儿化韵”，也是无意义可言的。事实上，更加准确的说法是，儿化音是将“-儿”词素加到整个词根字或字组上生成的。我们同意她（1999a：49）关于将表层语流分析为两类性质不同成分的观点，即：一是只区别意义、必须与其他要素结合起来才与意义挂钩的成分，如英语单纯词中的音段和汉语单字音中的音段和声调；二是本身就与意义挂钩的成分，如语调、句子重音、叹词、英语的-s尾和-d尾、汉语的儿化和小称变调、英语的单纯词形、汉语的单字音形等等。这样，儿化音等派生音与单字音，就都是由意义的单位。我们也同意她（1999a：101-102）关于汉语“单字音”和“派生音”的关系不同于生成音系学“深层音”和“表层音”的关系，而更接近于西方传统的“词与词形变化”的关系。这里，无论“词”和“字”，都是有意义的单位。

③ 词源学对于词的历史的研究，也揭示了不少与意义孳乳相匹配的词音变化，即所谓“音随义转”或“音义相生”。这也属于历时变音的范围。

和条件。历时变音变化的起点和终点，如作为实字虚化音变的起点的实字音形和作为终点的虚字音形，都是有意义的音形；而历时音变的起点和终点，则都是纯语音的单位，如 ts 、 ts^h 、 $s \rightarrow t\zeta$ 、 $t\zeta^h$ 、 $\zeta/\#_i$ 、 y -中 ts 、 ts^h 、 s 和 $t\zeta$ 、 $t\zeta^h$ 、 ζ 的关系。

可见，无论是共时还是历时，作为一种语音过程，“变音”均不同于“音变”，这就是其非纯语音性和跨层性。与纯语音的“音变”不同，它是非纯语音的音变：不单是语音形式的变化，同时也兼有词汇、语法等意义内容的变化；“音变”仅发生在语音层面，而“变音”则是兼顾音义的跨层音变。这是两种不同的“变”。

0.1.2 “变音”与“本音”、“变子”

变音，不仅是一种变化过程，也是变化的结果。为了研究的方便，无论是历时还是共时变音，我们把变音变化终点的语音形式都统称为“变音”，把变音变化起点的语音形式称为“本音”，把附加于本音导致它转为“变音”的语音手段（包括语音成分或语音格式）叫做“变子”。汉语的“-儿”、印欧语的各种词缀、形缀都是“变子”。“变子”可以是音段形式的，也可以是超音段形式的，如声调、轻重音；“变子”还可以是一种语音格式（Pattern）、语音模型（Template）或范型（Mould）^①，不同类别的本音经过它之后都获得了一致的语音外在形态，对应于一定的词汇—语义或语法—语义类别。比如，汉语嵌L词的嵌入成分，固然可以算做一种变子，但嵌L词整体又满足于一定语音格式（如前暗后响这样的响度序列格式）的要求。这种语音格式，也是一种变子。不同变音的“变子”的分析，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变子是如何形成的呢？它们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对于印欧语而言，与形态变音有关的“变子”，是语言社团主动抓住了历史音变的偶然事件，让它成为表达意义的手段，正如印欧语的元音变换（Ablaut）“是在一定的语音条件的影响下发生的，只不过

^① 还可以有其他比喻，如用来消除干扰杂讯的滤波器（Filter），或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的整流器（Rectifier）。

间接地变为表示意义差别的手段罢了。”（裴特生 1924/2010：36）索绪尔（1916/1980：223）谈到“交替的语法规律”时也说，“这些规律只是它们所由产生的语音事实的偶然结果。语音是在两系列具有意义对立的要素间创造了一种有规则的语音对立，人们的心理就紧握住这种物质上的差别，使它具有意义，担负起概念上的差别。”在谈到“元音变移”时，他说（1916/1980：124），“föt: fət 交替”的出现是个偶然出现的状态，“人们就紧抓住它，使它担负起单复数的区别；为了表示这种区别，föt: fət 并不就比 föt: *föti 更好些。不管是哪一种状态，都在一定的物质里注入了生机，使它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萨丕尔（1921/1985：171 - 172）认为这些交替“是通过纯语音程序兴起来的”，说明“一个简单的语音规律，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最终能感染或改造一种语言的成大片的形态。”汉语各种“变子”的形成，与轻声的发展关系密切。对此，我们将在第二、三、四章详谈。

这样，“儿化”变音的变化过程，就可以描述成：把“儿”这样的“变子”加入到单字“本音”音形上而引起儿化音这种“变音”音形的过程。本音、变音、变子的关系，或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text{本音} + \text{变子} = \text{变音}$$

对于以上线性的公式，不能做单线性的理解，而要做非线性或多线性的理解。从单线性的角度出发，由以上公式可以再推理出这样两个公式：

$$\text{变音} - \text{本音} = \text{变子} \quad \text{变音} - \text{变子} = \text{本音}$$

例如，对于北京话“鸡”tɕi 的儿化，可有这样的分析：

$$\text{“鸡”tɕi} + \text{“儿”ər} = \text{“鸡儿”tɕiər}$$

$$\text{“鸡儿”tɕiər} - \text{“鸡”tɕi} = \text{“儿”ər}$$

$$\text{“鸡儿”tɕiər} - \text{“儿”ər} = \text{“鸡”tɕ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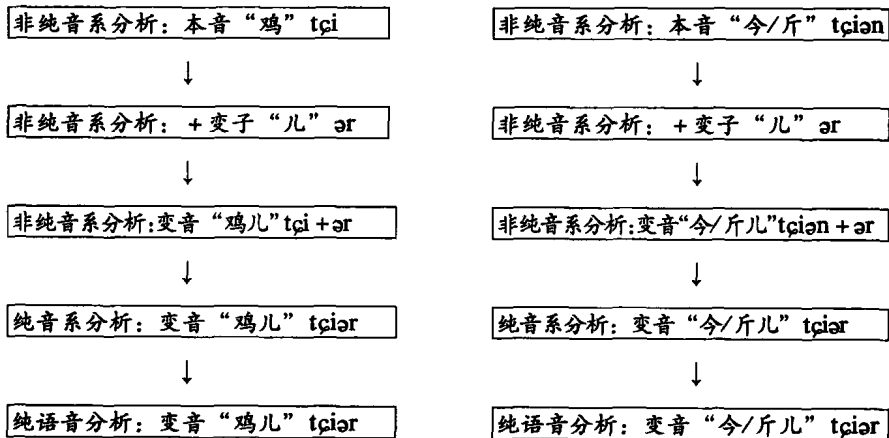
但是，对于“今/斤”tɕiən 的儿化，我们若继续如此分析就会遇到问题，如：

“今/斤” $t\zeta i\partial n$ + “儿” ∂r = “今/斤儿” $t\zeta i\partial r$

“今/斤儿” $t\zeta i\partial r$ - “今/斤” $t\zeta i\partial n$ = ?

“今/斤儿” $t\zeta i\partial r$ - “儿” ∂r = $t\zeta i$ (?)

这里，我们不知道前后两项如何减法，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t\zeta i$ 这个音形的出现，将它说成是“今/斤” $t\zeta i\partial n$ 的词素变体并不符合汉语语言社团的语感。所以，较好的办法是作非线性或多线性的理解，如图：



显然，这里，“变音”、“本音”、“变子”，都是有意义的音形，属于非纯音系层面的成分。对于汉语来说“本音”、“变音”、“变子”，都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或为音节或为音节组，或为非整音节（如轻声这样的半个音节^①）。 $t\zeta i\partial r$ ，在纯音系或纯语音层面为一个音节，但在非纯音系层面对应于两个或一个半音节。对于印欧语来说，“本音”、“变音”、“变子”跟音节没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变子”也一般短于本音音节和变音音节，特别是会使用一些形态音素成分。

“变音”、“本音”、“变子”，作为有意义的音形，区别于音变变化的起点和终点，以及引起音变从起点到终点变化的成分。后者都是无意义的音形，或者说不是直接表达意义的音形，而是区别意义的音形。这是两类不同的音形。变音是有意义的语音单位，即跨音义层的非纯语音单

① 半个音节也是音节，或者叫做单摩拉 (Mora) 音节。

位的语音变化，音变是无意义的语音单位，即纯语音层单位的语音变化。

这里，我们谈到了“意义”一词。“意义”不等于“意识”，“无意义”不等于“无意识”。如果说变音是有意识的音变、音变是无意识的音变，这不妥，因为变音过程可能有也可能无“意识”的参与。以“意义”和“意识”为标准，变音内部还可进一步区分。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话的儿化和连上变调，的确有所不同。前者更为语言社团所意识，后者则常不为语言社团所意识。前者是A到AB的变化，是以AB与A的不同来区别意义；后者是A到A'或AB到A'B的变化，变化发生在一个成分自身，是AB结合为一个单位的过程中各成分自身发生的伴随音变或自然的语音调整。即使就儿化本身来看，从“今/斤”tɕi(ə)n到“今/斤儿”tɕi(ə)r有关的本音词素tɕi(ə)n到tɕi的变化或鼻尾-n的消失过程，也可认为是不知不觉的。印欧语也有类似区分。例如，英语复数词尾-s/-iz/-z的交替，不同于house(n.)和house(v.)以及horse和horses的交替；knives中的knife和knife的交替，也不同于live[laiv](a.)和life[laif](n.)中的交替。布龙菲尔德(1933/1980: 261)将这二者区别为“语音的交替”(Phonetic Alternants)和语法的交替(Grammatical Alternants)；前一交替是“自动的”，后者是“非自动的”。本书将二者统称为变音，是基于它们都与词素关联而非纯语音的共同点，但并不否认它们的不同^①。

变音和音变的不同，说明了语音层面相对于语义层面既独立存在、又相互关联的事实。从独立的一面看，语音有相对语义自足的一面，即纯语音的一面，语音的格局和变化是语音系统内部的事情；但从关联的一面看，语音不可能独立于语义存在而只能与之结合，音义也不可以独立于词汇和语法存在而只能寄生于后者，所以语音又具有非纯语音的一面。语音形式是语义内容表达的物质基础，语音形式的格局和变化可以影响和制约语义内容的表达，语义内容的格局和变化也可以反映于物质基础的格局和变化。语音和语义结合编码形成词汇和语法单位，正如语音的因素可以影响词汇、语法一样，词汇和语法的因素也可影响语音。

回顾语音研究的历史，对于以上事实我们虽认识清楚，但却研究不

① 特别是在变音和音变关系的研究中，无意识的变音由于更接近于音变，因而更可能影响音变或向音变转化。两种变音与音变的不同关联，有待更为细密的研究。

够。特别是，对于变音研究远不如音变研究充分，对于变音和音变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够。自青年语法学派以来，语音研究经历了从侧重“音变”到逐渐重视“变音”的转变过程。与之相伴的是，在语音研究中，从排斥到重视音义不同结构层面关联的调整，从排斥到重视影响音变过程的词汇、语法因素的调整，从“纯语音音变过程”的工作假设占主导地位到“非纯语音音变过程”的工作假设渐受关注的调整。

0.2 音变研究与纯语音音变过程的工作假设

从青年语法学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纯语音的音变一直是语音变化研究的重点。

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叠置式音变，代表了目前我们所认识到的三种音变类型。它们具体内容虽然有异，但都着眼于音系本身，尽量不涉及语义、语法因素，则是其共同的特点。

连续式音变^①和离散式音变反映的是语音系统内部的纯语音变化。它们的特点都是“变”，即 A 语音形式在纯语音条件下变为 B 语音形式，A、B 的关系是继承关系，A、B 的差异是纯语音的差异。与这两类音变相应，这方面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和方言地理学派的“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主张。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描写派结构主义语言学，坚持了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认识，认为音变是一种纯语音的过程。与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描写派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以王士元为代表的词汇扩散理论，则继承和发展了方言地理学派“扩散”理论的精神。但是，它对于音变条件的关注也主要限于纯语音的条件（王士元 1995），不涉及语义、语法的因素。其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语音演变的扩散机制，说明了音变的例外在没有其他非语音层面的影响下，也可以通过中断形成。”（陈保亚 1999：428）

① 从音变前后的两头和中间过程来看，连续式音变的观点，是一种着眼于宏观音变两头的工作假设，而离散式音变的工作假设更加看重演变的微观过程。